

三种未见著录的与京剧有关的小说

——稗海访书续录之一

萧相恺

(江苏省社会科学院, 江苏 南京 210013)

【摘要】介绍《滑稽小说》、《乌龟摄政王初二集》与《满汉新鸳鸯》、《北京第一贵妇与杨小楼之秘史》等三种未见著录的与京剧有关的小説, 阐述清末民初时的文化政治思潮。

【关键词】谭鑫培; 摄政王; 第一贵妇; 杨小楼; 京剧

【中图分类号】I 242 【文献标识码】A 【文章分类号】1673-0275 (2010) 04-0051-05

一、《滑稽小说》

《滑稽小说》, 民国间抄本。称“滑稽小说”, 而体例甚杂, 录有《登高赋》、《新归去来辞》(原注云: “为龙王作也。”)、《织女致牛郎书》、《祝寿声中之谈片》(原注云: “滑稽小说。”)、《花果山移文》(原注云: “仿《北山移文》。”)、《牛郎答织女书》、《袁项城致嫦娥书》、《龙贺虎书》、《虎慰龙书》、《祭伶界大王文》、《独立赋》(原注云: “仿阿房宫赋。丁巳事。”)、《北京损夫宣言》(原注云: “丁巳事。”)、《蚌壳精》(原注云: “丁巳事。”)、《快活林诸女郎与嫦娥书》(原注云: “六年。”)、《为财神生日邀同众香客馈送寿仪启》。作者分署“许瘦蝶、瘦蝶、律西、太和、瞻庐、山农、拾尘等, 显然是一部出于多人且作成于不同时间的“小说”集抄本。这部小说集子反映, 即使到了民国时期, 那“小说”的概念也十分宽泛。

书中的作品多无甚价值。然其中有一篇署“山农”作的《祭伶界大王文》, 颇有点意思, 录如次:

祭伶界大王文 (按: 原注云: “篇中嵌京戏名一百出, 均以黑点表出之。”今改用书名号。)

维年日月, 侨居海《上天台》农(弄?), 戏以《太白醉酒》之酒, 《采茶奇案》之茶, 《打斋饭》之饭, 《一枝桃》、《一枝兰》之花圈, 致祭于前清贝勒伶界大王谭鑫培之灵曰: 呜呼哀哉! 民国大《闹天宫》, 大王遽《游地府》。国事等《游龙戏凤》, 时局濒危; 光阴如《两铜三鞭》, 老成凋谢。《翠屏山》色, 深《锁云囊》; 《玉堂春》光, 难《回龙阁》。《药茶计》左, 草木无灵。陌上《采桑》, 正值桃林《小放牛》之候; 街头出殡, 恰逢春季《大跑马》之时。《法门寺》中, 延和尚四十九众; 《梵王宫》里, 施焰口一百廿堂 (萧按: 此下原尚有“王府开丧, 起码七七四十九个和尚; 放焰口十打”数语, 似系应该删去文字。)《七星灯》黯然无光; 《九更天》从此不亮。《阴阳河》隔, 茫茫难过《白水滩》; 《滑油山》高, 渺渺若登《摩天岭》。回首《黄金台》上, 未能再《拾黄金》; 伤心《血泪碑》前, 不禁长流血泪。吾意大王到黄泉路上, 殆与老佛《西太后》进《鄯都城》, 作《古城相会》耶? 抑《小霸王》袁世凯走《洛阳桥》, 作《断桥相会》耶? 否则优《游十殿》之间, 其亦笑《骂阎罗》王而演一出《推弓串戏》耶? 呜呼哀哉! 大王之气如《火焰

【收稿日期】2010-08-23

【作者简介】萧相恺 (1942 -), 男, 江西永新人,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。

山》，大王之技如《铁手枪》。与汪桂芬比武，座客疑为《双李逵》。与孙菊仙登场，台主封为《南北斗》。乃自《黄鹤楼》树独立旗，流出《鄂州血》浪；《白门楼》招敢死队，攻《取金陵》垣城。大王声名，一落千丈。《薄汉命》运，浑同《苏武牧羊》；末路英雄，不啻《秦琼卖马》。专此欢迎陆督，爱听名伶；不意《豪杰居》之，叫天勿应。《聚仙台》之戏目已悬，《大名府》之脚色未到。当道学《曹操逼宫》之法，硬要合演《武家坡》；大王仿《薛礼叹月》之身，勉强应酬《洪羊洞》。《戏中串戏》，忧上加忧。到那相府而拖上汽车，实蹈《苏三起解》之辙；归《韩家谭》而疾终寝殿，竟无《赵颜借寿》之人。忆当年独霸《凤凰山》，《查潘斗胜》；问何日《蝴蝶梦》，庄子还阳？呜呼哀哉！大王在前清时代，交接尽大臣王公，出入《桃花宫》里，往来《御果园》中。《琼林宴》无此热闹，《群英会》无此威风。《眼快手快》，一等做工；腔调圆熟，《珠玉玲珑》。一口气作四十余转，靠平日吸《玉芙蓉》《三万三千三十三》筒。所以票友上大王之号，宗室加贝勒之封。《逍遥津》浦，路上宁沪，足迹曾《下河东》。《大买（卖）艺》于舞台之上，不愧《定军山》之老将黄忠。内行应为《三击掌》，戏迷都成《宇宙城》。今奈何竟为《落凤坡》之庞统，《挑华（滑）车》之高冲（宠）。呜呼哀哉！王之世子，《行路哭灵》；王之姬妾，脚《小上坟》。大《哭祖庙》，是为王孙；来《探亲家》，是为王亲。王有女婿，曰王又宸。王有知己，曰孙化成。王有高弟，刘氏鸿声。王有腻友，胡氏翠云。莫不皆尽《柴桑吊孝》之礼。《赶三关》而共《叹皇灵（陵）》。欲《盗魂铃》而乏术，欲《探阴山》而无门。如《李陵碑（碑）》之杨业，如《潞安州》之陆登。唯有援《孙夫人祭江》（萧按：可能标错，似应为《孙夫人》，也有可能指“祭江”一折）之例，存《白状元祭塔》（萧按：殆即《京剧剧目》著录的《祭塔》，演白素贞之子许士林中状元回籍祭母，至雷峰塔，塔神引见白素贞事。）之心。凡属皇亲国戚，仿佛倒了一株《摇钱树》，逃了一位《大财神》。《兴灵牌》于《宝莲灯》，议将遗像刻石。建一座《御碑亭》，流出无数眼泪、鼻涕，竟变成《水漫金山》之形。不独戏迷家制《造白袍》而带孝，《就是我》也要吊吊《黑籍冤

魂》。呜呼哀哉，伏维尚飨。

文中所举的京剧，现今已多不上演，甚至有已经失传，连《京剧剧目》都未著录的。

《京剧剧目》未著录之京剧计有：《两铜三鞭》（萧按：似演秦琼、尉迟恭事，《京剧剧目》有《三鞭换两铜》，殆即此）、《采桑》（萧按：或演秋胡戏妻事）、《大跑马》（萧按：据《梨园百年琐记》“人物”载：“粉菊花，女京剧武旦演员，是著名京剧戏班师傅孙伯龄的师妹，功夫了得。当年在上海与白武丑合演“双跑马”，将桌子、椅子迭起后在上面拿大顶，然后翻下来。”又有演花碧莲、骆鸿勋事的《跑马卖艺》、《大卖艺》，另有一种民间乐曲叫《大跑马》）、《酆都城》（萧按：是否《目连救母》系列剧中的一出，与《游六殿》一样，是宣传佛教教义的一种戏曲？）、《小霸王》（萧按：或演孙策事，或系据《水浒传》“小霸王醉卧销金帐，莽提辖大闹桃花村”一回改编的《花田错》之异名）、《游十殿》（萧按：《京剧剧目》著录《游六殿》，叙目连之母毁佛，死后为鬼卒押游六殿事。此《游十殿》未知是否《游六殿》之误）、《推弓串戏》（萧按：《京剧剧目》著录有《串戏》）、《铁手枪》、《薄汉命》、《豪杰居》（萧按：“居”或系“店”之误。但若是“店”字，则下着一“之”字，为“不意豪杰店之”，又文义不通）、《聚仙台》、《戏中串戏》（萧按：或文中标识错误，应为《戏》，题名作“鬼冤录”）、《韩家谭》（萧按：《京剧剧目》载《韩原山》即《龙门山》）、《三击掌》（萧按：演王宝钏选中薛平贵为婿。王允嫌贫爱富；命女退婚。宝钏不从，父女争论，各不相让，最后父女击掌誓不相见。宝钏当即离开相府，住进寒窑，与薛平贵成婚。）、《大财神》、《兴灵牌》（萧按：京剧有《哭灵牌》《兴灵牌》或系《哭灵牌》之误）、《宝灯莲畔》（萧按：或即《宝莲灯》《宝莲神灯》中的某一种）等。其中抑或有同戏异名者。

这篇文章题为《祭伶界大王文》，它写成的时间当在谭鑫培辞世的1917年或其以后不久，这从目录中所注“丁巳事”、“六年”也可看出。文章中举了京剧一百出，从文章的写作水平看，这作者只是个普通文人；当然，他也许是个京剧爱好者，可一个京剧爱好者，对谭鑫培这样一个“伶界大王”，应该是心怀尊敬，颇为奇怪的是，

他却缺乏这种应有的尊敬，因之又颇令人心疑他是否真的爱好京剧。他绝不是个专门研究京剧的文人应该是可以肯定。在这样一个普通的最多是个京剧爱好者的文人笔下，却出现如此多的京剧剧目名称，甚且还有不少《京剧剧目》未曾著录的京剧剧目，其中虽或有同戏异名者，也足以说明，当时京剧是如何地广披人间！而且，所举虽只一百出，他所知道的，当远不只这一百出，因为，所举戏目，都需要与《祭伶界大王》谭鑫培扯得上关系，就像今日的用电影名说相声，相声演员知道的电影数量，远不止相声中所举电影的数量一样。据说谭鑫培会的戏大概就有三四百出，这篇文章所举，还只是谭所会戏的三四分之一，更可见当时京剧演出的盛况。

二、《乌龟摄政王初二集》与《满汉新鸳鸯》

（一）《乌龟摄政王初二集》

凡二册，封面四周花边框，上镌“杨小楼采官花”，下分三栏，由右向左，分题“满奴秘史初集”、“乌龟摄政王”、“光复学社印行”（二集封面版式与初集同）。次绣像一叶，绘“醇王福晋”、“杨小楼像”各一幅。初集正文第一叶卷端题“亡国之妖孽 风流福晋”，不题撰人。半叶10行，行26字，铅排印本。

初集凡八章，无总目。第一章，绪论；第二章，醇王福晋之家世；第三章，荣禄氏之历史；第四章，戊戌政变述略；第五章，摄政王载灃之家庭；第六章，那拉氏之指婚；第七章，忽闻河东狮子吼、拄杖落地心茫然；第八章，男儿好身手。

二集第一叶正文卷端题“风流福晋二集”。版式与初集同。亦凡八章（亦无总目），分别为：第九章，面首三十人，任卿自置耳；第十章，杨小楼可谓入幕之宾；第十一章，控鹤监之续集；第十二章，富贵逼人来；第十三章，穷奢极侈之游观；第十四章，霹雳一声，惊破痴人痴梦；第十五章，西伯利亚之出走；第十六章，结论。

书叙至“武汉初起事，摄政王方派兵筹饷昕夕不遑之时”，妻子（福晋）却“密与小楼谋，收拾宝器，打点珍饰，并携银币六十万金”，“夤夜潜出京师，乘火车至天津，由天津而山海关而奉天向哈尔滨，改乘西伯利亚铁道而去”，“此去道出圣彼得堡，或英或法，尚未有

闻，然以往巴黎为近是”止。中间提及“孰知革命之老杰孙汶，方与少年之英雄黄兴，投袂而起，一举而覆其族”。“改正国号曰‘大中华民国’。小说的绪论还写道：“爱新觉罗氏以犬羊贱种，腥膻丑类，乘中原鼎沸，窃据神器，凭陵华夏，与近二百六十有余年。天佑大汉，义军四起。旬月之间，清祚覆亡。自古迄今，革命成功，未有如斯之速者也。……满清政府，正当淫威大肆之日，骤闻此变，正如迅雷不及掩耳，张惶失措，情状至为可笑。”又书中有“应弦合节，盖习尚也”语，其中“弦”字缺末笔，盖避康熙讳也。书中讲“辛亥年八月，武昌首举义旗，推黎元洪为首，即日光复武汉三镇，鄂督瑞澂逃逸。……而天下之宣告独立，仅一月间，已有十二行省。”又其时杨小楼与福晋之踪迹尚未明，这书写成之时，似在“辛亥革命”的辛亥年，其时杨小楼三十六岁。

全书先介绍福晋与摄政王家庭背景，而后叙杨小楼与摄政王夫人之情史。仿《如意君传》及《控鹤监秘记》之迹十分明显。书的第十章写道：“杨小楼……青年美貌，最能得妇人欢心，其尤为特长者，则嫖毒之具不愧如意君之锡名。”而书中第十一章的题目就是“控鹤监之续记”。这一节的文字，也多仿《如意君传》及《控鹤监秘记》，如：“玉骨霜肤，交相掩映，窗外聆之，但闻吃吃笑声”。写及当时的梨园子弟，也曰：“修容饰貌，斗媚争艳，其装束皆极时制，诚所谓‘六郎似莲花，亦莲花似六郎’也。”

书作者的民族主义情绪十分浓重，对所谓福晋，竭力丑诋、攻击。写其美貌，后则赘曰：“惟秋波流动而不凝注，春山斜逗而不端庄，此即其好淫之一证。”不仅对福晋竭力丑诋，即对杨小楼及小楼之父月楼也丑诋不置（关于杨月楼，老上海着小说《胡宝玉》一名《三十年来上海北里怪历史》中亦尝写及）。谓“满清入关之时，奸淫我汉族妇女无数，聊以此至贵之满妇人，于末造时，受我汉族至贱之伶人所奸淫”、“京伶有杨月楼者，武生也，容艺冠一时，生平所识大家妇女无算，迨中年来上海，犹以奸案失败，为邑令刖其足胫而流之，至今人犹称道不衰。”在“结论”中，作者还说“上古之史，凡以乘人之危立国者，其子孙必为他人所欺，而尤以宫闱之间，多有秽德者，迨其末造，必以艳妻

牝后，帷薄不修，遗笑后世，为丝毫不爽，如唐如清，其最著者也。”作者甚至认为，福晋与杨小楼私通，则是天道对满人入关，奸淫汉族妇女的一种报复。这种果报论自是一种佛家思想，但作者又将它与西方哲学的所谓因果联系起来。既体现一种民族主义情绪，亦反映晚清民初时的一种时代思潮。

此书未见各目录书著录。用浅近文言写成，援《蟬史》例，当入通俗小说之列。书中说：“盖拉那氏好演剧，宫中筑有戏台，除以内监充优伶外，时召外间名角之有声望者，入宫客串，名为供奉。每次辄贻予无算，由是王公化之，亦家舞台而人名角。甚至贝子贝勒，以粉墨登场，与伶人杂坐。冲决樊篱，奔贵（溃）礼教，有如此者！彼伶人至府，其升堂入室，穿屋度户，固始为常事。”当时京剧的发达，固与宫廷有密切的关系。书中还说：“京师繁华甲天下，戏园尤极盛。一时笙歌鼎沸，鱼龙曼衍，京调之流行，几遍十八行省。闾巷三尺童子，皆能引吭发声，应弦（弦缺末笔）合节，盖习尚也。”正反映出宫廷好演京戏对民间好京戏的影响。

（二）《满汉新鸳鸯》

不题撰人，石印本。封面题“亡国妖传 定价洋式角”、“满汉新鸳鸯”、“震汉社发行”。首绣像二叶。正文第一叶卷端题“满汉新鸳鸯”。半叶 15 行，行 28 字。这是一部与《乌龟摄政王》同书异名的小说。书中的“应弦合节，盖习尚然也”中的“弦”字，亦缺末笔。是亦避康熙讳所致。此书与上一种《乌龟摄政王》哪一种印刷在前固尚待进一步考证。但据笔者初步观察，似这种石印本的印行在前。理由有二：一，《乌龟摄政王》一书的后面附有“各种新书目录”的广告，云：“《民国官制草案》；《满清灭亡史》；《邹容革命军秘史》；《满清四大奴隶》；《满清秘史》；《盛杏荪丑历史》初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；《民军奏凯歌》；《袁世凯丑史》；《民军得胜歌》；《洋装袖珍推背图》；《满宫丑史》（以后尚有秘本）；《满清武则天》初、二、三（多种容后俟陆）；《乌龟摄政王》初、二（续出版）。本社启。”其出版时间最少也在辛亥以后、袁世凯称帝之时。二是：因为是铅印，铅字“弦”字缺末笔，可能是因为铅字的灌铸需要时日，因而不能由此遽定其出版于清；而石印本后面无此广告，石印时书写，

“弦”字缺末笔，却较能反映其印行时间在清或清亡后不久。

无论如何，这两种本子印刷的时间，当都在杨小楼的踪迹尚不被大多数人所知之时却应该是肯定的。这两种印本之后，再未见有其他重印本，大约杨小楼重新露面，与福晋私奔的传言不攻自破，小说的神秘感随之消失，在那许多人尚将小说视同实录的时代，重印的价值也就没有了。

上两书都藏于南京图书馆。南京图书馆“禁书库”另藏一部《风流福晋》。当年做《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》时，笔者曾经被特许看过这“禁书库”中的书。印象中库里还有《金瓶梅》（记忆中不同版本有近二十种）、《闺门秘术》（此书《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》著录，既无“政治”问题，也非艳情书，禁书的官员大约只是看看题目，以为是色情书，就列入禁书行列了）、《素女方》（萧按：为叶德辉所刊）、《奇僧传》（萧按：即《灯草和尚》的异名）、《汉宫春色》、《杏花天》、《觉后禅》（萧按：即《肉蒲团》的异名）、《巧奇缘》（萧按：亦《肉蒲团》的异名）、《风流果报录》（萧按：即《绣戈袍》的异名）、《红（？）情快史》、《奇文欣赏录》（萧按：中收《控鹤监秘记》、《痴婆子传》、《博爱》三种）、《于飞经》、《房中术》、《双梅景阁丛书》（萧按：为叶德辉所刊）、《肉蒲团》、《平粤记》（按：印象中似即《扫平粤逆演义》的异名，亦叫《湘军平逆传》，禁的原因大约是所谓“诬蔑太平军”）、《阳明分禅》、《瓶外卮言》、《行役吟》、《第一奇书》等一批图书。有些笔者在拙著《稗海访书录》中著录过。《风流福晋》似也是写杨小楼与上面所述这位贵妇人的情事，但与《乌龟摄政王》是否同一书，可惜当时没有做笔记，已然不能遽定。据说，禁书库中的这一批禁书，是文化大革命前江苏省委宣传部行文封存的，因为宣传部未下文解禁（官员换了一茬又一茬，现今部里怕已无人再知晓曾经禁书一事了），故时至今日，尚未能随便查阅。

三、《北京第一贵妇与杨小楼之秘史》

《北京第一贵妇与杨小楼之秘史》封面分题“可怜某邸无颜”、“北京第一贵妇与杨小楼之秘史”、“堪羨优伶有福”、“定价一角五分”。内封题署，与封面同。正文第一叶卷端题“北京第

一贵妇与杨小楼的秘史”，不题撰人。半叶12行，行24字。石印。白话通俗小说。

小说提及，“海上某报，曾经登过……北京第一贵妇，偕伶人杨小楼逃往某国云云。”这传说中的“新闻”，当出现在武昌革命爆发，清廷纷乱之时；小说作者又说：“记者本亦抱秘密主义，因自京避居沪上，亦一月有余，资斧早已用尽，故不得已，把数年来在京所闻第一贵妇之历史，一一叙述出来，以供留心时事者之阙恨，并藉助行囊也。故隐其名，仍称曰：第一贵人。”据这书说：武昌起义在辛亥年“八月十九日”，作者自京避居沪上一月有余，事当在十月十一日间，则是书之写成当在武昌革命的当年，即辛亥年。

小说叙那第一贵人生在“某相”之家，小时即聪慧美丽，“拈笔能书，披书能读，且富贵不骄人，天性慈善”。长而“才女淑媛的美名，喧传都中。”这贵人又酷爱京戏，且自己能唱生角。因此京城贵胄，纷纷求亲，贵人却一概看不上眼。八国联军攻陷北京，贵人逃往武昌，途遇一“天津打扮”的美少年，心生情愫，却未言而别。来到武昌，总督接进署中，周到安顿。大乱已定，贵人正要回京，总督夫人请贵人去汉口看戏（《三侠记》），见演《花蝴蝶》的武生杨小楼，无论演技还是扮相，都比京师的演员高出许多。而这人正是出京师时路途中所遇的年轻人。原来杨小楼本在天津“满春”唱戏，因联军逼近天津，亦由天津逃出至汉口。贵人爱慕至极，于是装病，搬住医院治疗。看戏时特点杨小楼演《白水滩》。戏散后，又将金钢钻戒指送给杨小楼。杨小楼来谢。二人得遂心愿。从此贵人人天天上戏馆，杨伶天天来看贵人，二人如胶似漆。后来贵人回京。太后将其许配给纯王。贵人虽不愿，然系太后赐婚，无可奈何。“结亲将近七月，居然得一世子”。然那想念杨伶的心却日益强烈。某相故去，贵人趁机归省，复召杨小楼幽会。二人你亲我爱。不久，贵人被召回，杨又

回到湖北。光绪帝、西太后相继驾崩，贵人之子被立为帝，是为宣统。纯王摄政，合家欢喜，独贵人不悦。此时皇后升为太后。太后征内廷供奉，贵人乘机推荐杨小楼。太后看杨小楼演出，十分中意，因此深信贵人。贵人借机某月回娘家与小楼相会。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夜，武昌举义，京中大臣慌乱逃窜，杨小楼记着贵人，不愿离京，于是二人相携出京至天津，乘船向某国而去。

与上述《乌龟摄政王》、《满汉新鸳鸯》相比，这书对杨小楼与第一贵人的爱情写得缠绵忠贞，尤其着意赞扬那贵人。比如小说写那贵人小时在家，“某相（按：指责人的父亲）爱之，不啻掌上明珠。特聘名师，使贵人人学读书。不数年，居然拈笔能书，披书能读。且能富贵不骄，天性慈善，虽下之仆役厮养，从不肯有一份傲气凌人。故相府无论男女大小，一说起贵人，无不口碑载道。”又说：“且贵人于音乐一道，本有宿根，一经口授，无不合板。并且天生一副生角喉咙，每于月白风清之时，偶一发声，宿鸟惊飞，梁尘簇簇，又是一个跨灶之才。”说那贵人唱得好，“嗓子调头，比髦儿戏班中的恩晓峰还胜万倍”。即使是写贵人为与杨小楼作长久夫妇，偶然萌生杀摄政王献革命军的念头，因杨小楼不肯，并未施行，作者还怕有损贵人的品格，马上为“贵人”申述一句：“贵人本是慈善，今忽想下此毒手，并不是贵人变性，乃是满人奴隶汉人的报应。”其中虽也露出一些民族主义情绪，而那情绪则是淡淡的。

看得出，两书的作者，思想相去甚远。这小说是把杨小楼、某第一贵人当作才子佳人来写的。小说的格调也颇与才子佳人小说相近。

上述三种小说，对京剧、京剧演员都有所反映，故笔者把它们放到一起来叙述。从这三种小说中，我们至少可以看出，京剧这“国粹”在清末民初时是如何地盛行，还可见出清末民初时文化政治思潮的多样。

[责任编辑：曾垂超]